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八

金 元好問 撰

銘

孔道輔擊虵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虵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既下入宣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彦遠張君彦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已酉十月日書

大横庚庚色褁漆殷血一線著惟迹殷士膚敏世載德天以原魯配秀實文楷指佞堯屈軼屈之版持氣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妖虵區區辱吾擊正以痛快與泚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秘石室一日龍化雷破壁

良佐鏡銘

鄖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日之光天下大

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閎衍博大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為銘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為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時之金金城之功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者而觀之不過為櫛縰巾帨几杖盤盂閒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曠粹精

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須眉之不燭妍媸之不别與亡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亡視同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充

默庵銘為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喑啞規以

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缾靜如持城其中鏗鈜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脉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温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子何人人以貧為辱我以貧為福人以儉為詐我以儉為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斁

無絃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奚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絃絃會當具尚因正聲以識真趣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揚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為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為善自得之義

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内莫窮惟樂焉有外内之别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薫醲四體以充孰不秉彛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閧聰誠有嚚嚚者存洶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秪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龎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曰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彊而子孫

吉者將非為善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癲舌唖一時無眼禪匡床兀坐差獨賢愚澤小俠佳少年威儀秩秩賓初筵檠觀燕處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雲驊騮渺翩翩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之教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為請因就其所可致者而

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為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第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叅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

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為作太古堂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為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漓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標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彼素隱行恠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皇極道院銘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為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問津焉計其真積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絕出猶為餘刄耳道風既扇旌車時徵曳裾王門大蒙寵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奉被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為皇極道院年月日某實敘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人虛白其

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彛有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而失有淫有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倀其擿埴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自爾求如斂而錫咨爾虛白慮然後得言以道敷中由權執賢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協厥居方轂之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永建皇極

長真庵銘

淮安張澤之為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譚公舊隐之跡在馬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長真庵志明初隷唐州營卒在諸縣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因有矜憫之實飢飽寒暑每為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貲産亦厚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請還志明確然不移遂入嵩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僊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之海濵亂定還洛陽築環堵于

韓城而居之道俗歸向以為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即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烱然人望之知為有所養者長真為得人矣幸吾子為之銘澤之子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叅用溪南詩老辛敬之之語為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楊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即色而實相即空而法身孰妄而

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為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强名在我自然爾曰惟鸐爾味惟鳳篝火縋綆求中產之售漆室緹衣致賔迓之奉彼金樅而石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硯之用

割烹是謂食費琢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惡於漢陰之抱甕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并此而四出中秘歸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為

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指為龕像出于手檜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為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為之賛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即之温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歆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為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老人星賛

惟南有星與孤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不一

光精何年貫此石非丹非青非琢刻玄龜導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尚為斯民開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推命其宗人堅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璟為之贊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亡未可必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賛文漫滅不可讀已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為賛以補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

紫府今五臺二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真賛

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邉境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葢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為之賛云

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葢而蟠方輿朱衣

玄冠珮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凛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真賛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絶業歛避於蔡無可党竹溪之後而竟推為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温見于丹青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啓魏殄瘁攸屬古為悲欷人知為五

朝之老臣不知其為中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為可教
為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
當有所成就也力為挽之奬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
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顔
李内翰欽叔為元氏黨人公不之䘏也正大甲申諸公
貢某詞科公為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
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為

聳動顧座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于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寧欲為利禄計欲使之亟進得以斗升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而迄無所成用是為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濟甫為公寫真因題賛其上嗚

呼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禄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于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

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携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北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之川将私其私耶抑以為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絶絃千載一人猶以旦暮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頽如渥丹雙瞳烱焉彼粹而温既與不可傳者死矣覲

乎此則猶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跫然

范鍊師真賛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宫時范鍊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冩真求予為賛鍊師初事崑崙郝公號之曰𤣥同子後從棲霞丘公復有𤣥通之目故兼及之賛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宫野服蕭

然與雲俱東横絶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鴻耶

寫真自贊 松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窣盤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為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為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顔之高氣京甫之藴藉仲澤之明鋭人豈不自知葢天稟有限不可以强而至若夫立心於毁譽失真之後而無所恤横身於利害相磨之塲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卿雲漢為仲晦甫寫真燕坐蕭然六籍在旁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為作

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敭則新兮司南通涂及門而堂自致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所知效之所天遂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煦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緇磷兮緇衣好賢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真贊

玄學為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五車吾知為盜今若夫自後而先絶素隐之累方外而内無多岐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龎耆艾者其未涯也哉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侯之

來前政適為飛語所被羣小熖熖如棼絲如沸糜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内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决留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即名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富丁之衆寡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纎悉具備著為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逋賦以寛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歛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寛以期日不復强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

耕遺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為感動以為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槩侯之治仁心以為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為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莫不以崧前為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冦之舉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

民即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兹邑侯往矣吾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㕣臣泰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滏陽簿即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濡百螣踵來惠而不鉏饞喙既饜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斂掔幾何日腊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敷腴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為趙張恥以自名我靖我民

而不震驚涵浸薰釀千室更生侯勸于郊民爾良苦治
爾耒耜安爾田畝輕家而逋孰為汝所不奪汝時不急
汝租無惰不勤游末是趍辨爾𩇕稑相爾菑畬區爾欲
深苗爾欲疏稂莠既芟蟊賊既除穰穰滿家貢以羨餘
民拜侯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
賦失期侯恵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
暇時從侯于嬉有嘉者禾将獻而失民謂我侯豈當移
秩蕭蕭馬鳴我侯于征侯無愠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

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予渴未濡蔽其泉流予
暍未蘇徹其庇庥侯去不留云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
下邑出而為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
東顧瞻裴回嵩丘盤盤潁水涾涾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遺山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遺山集卷三十九

金　元好問　撰

書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筴非

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賛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葢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

致之材預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
起尋丈之屋欂櫨棍楔楹栿甍桷雜出於榆柳槐栢可
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
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内翰叔獻梁都運
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
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
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
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吕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

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
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
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彦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
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
恕濟南杜仁傑洺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
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
勝程思温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
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

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

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閤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閤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閲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

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問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為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證賴醫者急捄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减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妬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録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抄節每

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為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令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為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為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答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非衰

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駡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謁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

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答聰上人書

某頓首啟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反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

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于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贋攷古今詩人之變有戇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已如辛敬之李欽叔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真賞

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内學富其筆勢縱横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饜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為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即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答大用萬户書二

某頓首啓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内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即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鐘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為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啟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即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即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

諸餘張婿能言之所需横笛侍女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歌器賦全文幷跋語千萬録寄欲入見闈録中時暑彊學為親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遘有教無類作人之効可徵言念吾州久崇廟學傅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傅守名慎微字機要公增築于大定承平之時要守名介字伯升極地位之高先

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下有雙鶴觀連岡雄鎮於九龍學在九龍岡最上弦歌絶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孫内翰之科名相踵孫名九昺字國鎮國初狀元郡人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醉軒先生所作名孝錫字仲純徐州人不圖刼火之餘遽有園蔬之嘆顧慙小已猥守大藩方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由稷下垂聲不能廣厦以庇賢良媿萬夫之觀政況乃玄壇並峙佛屋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敚之場化金碧於顧盼嚬呻之頃何私

有百神之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兹役我懐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為本庵欲創聖位以為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貴有賴弘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齋厨維凈侶所安祝賛有歸功縁為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仁幸垂一諾謹疏戊申六

月日遺山老人疏

請太一宫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僊聖所廬劒飛而古栢仍存石潤而仙蒲未老孰為真隐再暢玄風揚潘馬之徽音續覃劉之正脉李公大師源分渦水名動漢庭静一得精微之傳冲退為衰薄之鎮惟望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虚敢因黄鶴之書敬促青牛之駕壁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遥玄都石壇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

是時

興國院改律為禪請住持䟽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真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捩轉話頭指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茲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公案集公清風匝地滿月當秋不甘北覬之鈴鎚自當壽寧之衣鉢僧嗣壽寧月 光明既露難擬葢藏賔主相諧共為推挽雲山改色鐘鼓同聲整從華表之游畫

華青鐙之舊法筵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為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祖之田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鼓粥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閑幸我賢侯特紆深眷謂打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之勝槩空孤變遷既異於古今授受寧論於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輪桂樹斬新别出一枝佛國

旃檀何暇更求他木某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繢穿透向上諸人鼻孔林間几席坐斷天下衲僧舌頭既為大事因緣化身合與末法衆生援手自教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舊巢自是龍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棓之權永為皇家延百億萬年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曹子歸葬疏

松栢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

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雍容閑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藋一丘事蓋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賵賻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塚地何如溫序之鄉閭汴上麥船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

為葉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敝於不相統一有連鷄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為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第恐三子者不為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婿馳射婿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隨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内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為一的雖虱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為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

一弓矢一兩的又為一身不暇騎騎不暇彀彀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駃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馬敢請外廐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為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為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義黄醇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余二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傅生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偽無一真中有義黄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為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歟抑嘗見余詩竊以為已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余

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既以子詩為渠所作故余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壚横卧一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户字説

古今俗忌以五月為惡月端午為惡日赴官者頓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為

當然赴官後期葢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葢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户而乞字於余余以為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史漢魏晉之書為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巳定之分袪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

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又抑不能舉宜為造物者之所乗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户令六歲青衿繝襦温然如含玉之璞瑑而文之將為萬乗之器吾知惡月之説殆田家媪火爐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録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使衡所著千秋録備矣葢自少旻而降得姓者十四

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
殷後為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
唐詳見於家牒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
平殷高宗家在焉遠祖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
天平節鉞子羽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
宗聞其有禮學擢為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
書子暄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為
唐人嶽之子諱懐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鋹

牓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知趙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牒盍自司空而後為鄆人南華而後為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逮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捷淳化三年孫何牓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傅宗回宗弼宗旦宗奭宗昱宗傅宗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傅咸平三年陳堯咨牓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隔絶不知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牓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

礜譪然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為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備儼傳佑侅佖偕倚備傳侅四子登科即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尭臣牓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灝佾侁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元豐五年黄裳牓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

名於餘官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牓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傳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牓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禄寺丞出知虢州耒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即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俟嘉祐四年劉輝牓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

之說之登科元之熈寧九年徐鐸榜擢第終於丞議郎濟州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囦冉丙因登科先之元豐五年黄裳榜擢第終於衢州茶陵令貫之字以道後改名乂元祐六年馬涓榜擢第張君向辟為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懐州武徳鎮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即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罔冊丹甬皆業進士説之建炎五年李易榜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二年通判興仁軍府

事張君檄文商文學素勤學古可使入官令保舉堪赴
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即龍圖公之
女孫也四子黙點勳黷黙後改名休復字子泰風儀秀
整襟量夷曠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即金紫公鄰
幾女孫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於世諶九舉終場建中
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
何昌言牓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令三子大
有大聲大臨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

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騋罔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州奏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换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即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為施内翰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驥騤皆早世角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能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强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

永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
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
曰衜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衎字信叔頴悟
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
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
年黄裳牓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换
郿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己卯歲饑民無所於糴公乃
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

震城鄄推圮夏人乗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
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
入為尚書省掾歷粮草邉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
戸部主事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郕國夫人不時入
禁中干預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名
乃敢進見宗室帥慶山奴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
不問公建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
天下詔為决杖八十因而退罷戸部侍郎權尚書曹温

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覲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塡插諸司
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溫戸部
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溫果可罪當貶逐溫
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為之
動容乃出溫為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
公藎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
密院經歷官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華
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

符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名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饑凍不能戰主帥烏登棄衆降敵公為北軍所得令去巾公瞋目大嘑曰汝欲脅從我耶我終不能降迴望闕

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剄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璹瑝皆業進士瑋瓛瑄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名

道真赴都堂問孰為可相道真以尚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畧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名致之復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為可相則公之材為可知矣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毋慍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捄世之學自名高者㵎

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為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為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　按公所藏及記録者有唐武徳三年逺祖司空勛國公開山誥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叅造昧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已下皆晦道堂題詠備在家録白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復給事

中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賛元濟北李邪商老
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揚庭東平
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
判官林棣姚建榮興祖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礪
巖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
尚書右丞汶水賈守謙益之諫議大夫滹南許古道真
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臺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
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

戸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札詩篇在家録　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凛乎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為時賢所推重如此尚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為千秋録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鏬間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絶及其合支流會衆川儲蓄淵渟盡洄洑舒徐之態鼓之

以長風驅之以迅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廻顧眄而不敢發葢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舘嚴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温然執擁篲之敬海内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立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熾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閑樂易福禄方來他日羔鴈成羣極人門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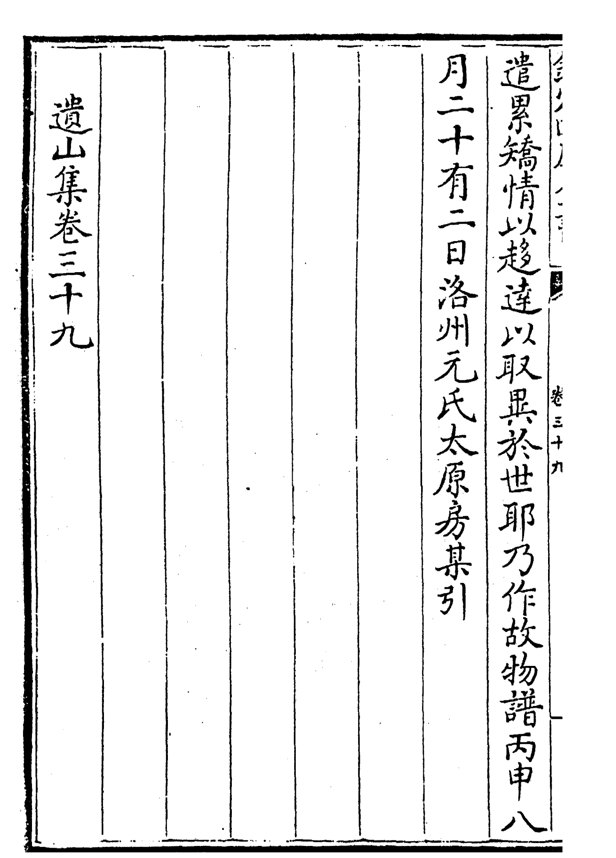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為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内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硯背有大錢一天禄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

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册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硯則瘞之鄭村别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住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校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

度之知吾子孫郤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屨惻然興懐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毁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恤哉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欵識故在不曰永用享

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内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



遺累矯情以趍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遺山集卷三十九

遺山集卷四十

金 元好問 撰

上梁文

南宫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亘萬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盛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鼕改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

詩書之教風以動之癃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閟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兒郎偉抛梁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極日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説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鼙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虀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鬱儒風子弟于今有矜
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奎壁光芒三萬
丈
下絲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應勸
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繭絲
不媿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家謹官府之常繄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爰從舊邑改隸新州一朝公廨之遞遷三政民居之雜處吏卒廨贍依之地簿書失扃鐍之嚴加之僦直稍僁公移即至度財計役有司誠憚於紛更習陋安卑識者亦為之竊笑眷惟吾土今號名藩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鼓旗樹入舂陵猶有故鄉之城

郭豈有官爲十萬戸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遥陞級不爲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後遂

外家别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匽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兹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蟫蠧書癡鷄虫禄薄猥以勃窣盤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

死惟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岀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于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側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羣小歸功叔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文選謝平原内史表伊

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懐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轂予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貲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枚舉之類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憑復蓋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懐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録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

之一丘（東皐子北山賦菊花雨岸松聲一丘）近桃花之三洞（予此別業與白子西所居相近）東牆西壁無補圻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媿奪園夫之利彼扶揺直上擊水三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葢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輙取合歡之意演為助役之謡

兒郎偉抛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且

將耕穫教兒童

南羊谷山中好石龕杖屨一遊無脚力會稽禹穴更須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閒道有少微星兩眼眵昏無復

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鐮行時稼長松萬株遶茅舍人云老公七十自腰鐮將引兒孫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為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音曹子期吾友生季鷹早思命駕張緯文留滯燕京起居飲食身為無事之之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釀旁沾親舊共樂安閑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恩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卵翼之末終忽栝棬之永棄敢伸悃愊仰訴昊蒼中謝伏念臣母張婦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者其勤盡三釡得暫榮之禄百身無可贖之年涓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福之可徼敬叩玄科竊依真廕土灰有望黛沾再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威然後懲恒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愊仰叩希夷中謝伏念臣某塵刼賦形昏衢失步偶會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稔豈微勞之可録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陷畏塗之荆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固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橈在推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將安逭眷深衷之有假尚後福之可徼載舉玄科竊依真廕恭惟至公立德弘濟為仁

閔其翾飛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灰有望儻

霑善貸之私溝壑未填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户青詞

綦貴無漸一歸自名之當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敢

殫悃愊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匪時縁之

幸際撫氣質以奚堪户封已迫於通侯子婿繼聯於舅

族滿盈之極負乘是憂果懼痙夭之殃危失保家之長

尚賴至仁之弘濟庶幾大道之曲成恭按玄科竊依真

廕自同草土固所謝之莫知未即厥釘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闕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扣玄科切依真廕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爾家尚覬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

維大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方膏潤千

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名迎和氣自開歲以來雖嘗被一溉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秋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明則將疇訴乃涓吉日謹遣管内僧某道士某躬詣靈湫奉迎甘澤某早職所限止於道左顒俟雲輿風馬尚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粵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秋以紓日夕沴氣所名百螣踵來種類之繁蔽映天日如雲之稼一飽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年今為異政貪墨汝罰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沉吏實不德民則何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救敢殫志願神其憫之

為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孫元

其謹以家奠敢昭告于顯曽祖忠顯府君曽祖妣王氏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㢘威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為第四女擇配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與祖作婿家居龜筮叶吉今正是時廟授有儀式伸虔告尚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其謹以家

奠敢昭告于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釁蒙累貽禍庭闈龜筮告期迫於襄事尚假殘息勉瀝血誠維先夫人系緜昴族天作之配嬪於我家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慙維我嚴君蚤逢昌運仕非為已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工實資内助謂當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榮養相彼庶品資於坤元得一靡常倏焉傾圮藐是煢獨託體何從創鉅痛深百隕奚贖人皆有母今我獨無哀哀

昊穹忍此荼毒終天一慟五内崩離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二王之下黄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為風塵表物黄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

胡羯末猶有緼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竪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南麓趙黄山趙禮部龎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為一時龎許且置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氷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

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賔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
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
二十有三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
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
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秘
皆纎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龎都運

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耳九歌遺音易西山薊東山蒼檜千章竹萬竿嶺頭雲自開杏花殘欲春闌立玉峰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間

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為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荊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劘虎兕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

趍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顔子一瓢水均為一
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閒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
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
兼以勗諸已閑閑公此詩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
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
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斂衽生敬公嘗為襄城廟學
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
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

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為過望況工妙如此耶

跋蘇黄帖

蘇黄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尚計少作耶

跋松庵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為過必有能辯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

俗子乃疑黄樓賦坡亦嘗辯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秖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

為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題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為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大中清凉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

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喦黄華黄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葢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婁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父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

有似者而彦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彦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益無媿也此詩淇家青氊其寶祕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為言内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牒相

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禀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僨而不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敘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為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紬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顛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絶而復

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啓之
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
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子
姨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内翰之後十一
月二十六日姪婿河東元某斂衽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
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

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為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擬地以為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即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為未盡何則追述前賢鄉里後生實任

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録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録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大顯之嘗試問之以為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寛之後郭熙為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晩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為門弟子郘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晝千崖秋氣雪滿羣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為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遂於

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闕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閧閧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頻還舊

觀故喜為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喦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喦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

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為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

壬辰歳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謹書

遺山集後引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㓜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羣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冠歳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

南遷文譽曰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為尤長不惟可以追配古人而一時學罕見其匹士林英彦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後雖出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偬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來放懷詩酒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為榮閒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敘事之工槩可見矣國朝將新一代實録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

雄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十百年之間吁可悲夫
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即其家購求
遺藁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為引余與子
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
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余荒謬安敢贅長
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
志之所常談者書諸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
月己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遺山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遺山集附録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遺山集附録

金史文藝傳

遺山先生墓銘

祭遺山先生文

元遺山真賛

原古上元學士

壽元内翰

辨磨甘露碑

游華山寄元裕之

寄裕之

繫舟山圖裕之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岩

李平甫為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繼作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馬圖同裕之賦 韓幹筆定襄霍

益之家物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次韻荅裕之

寄裕之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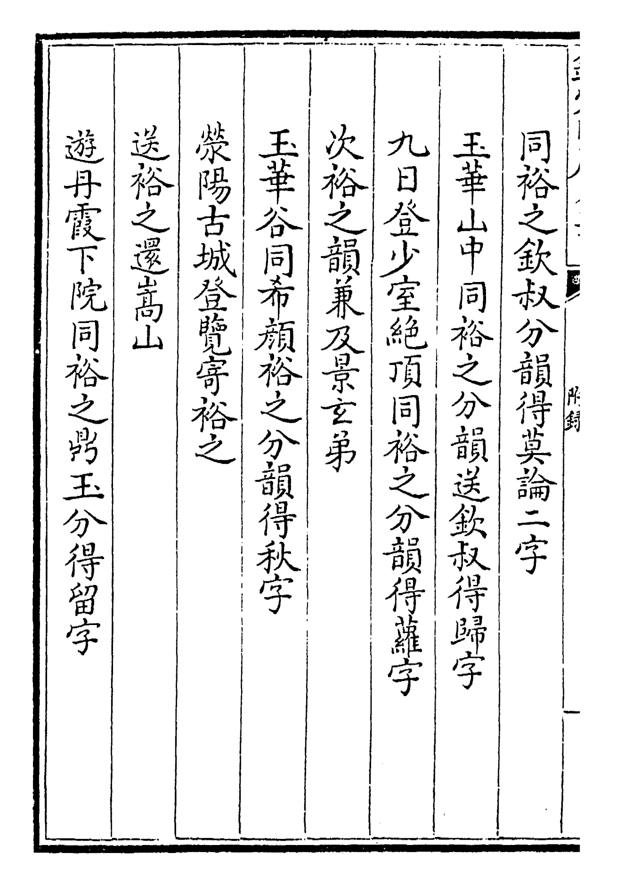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同裕之再過曾善有懐希顔

贈裕之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為寄因以山中之意仍其韻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九日登少室絶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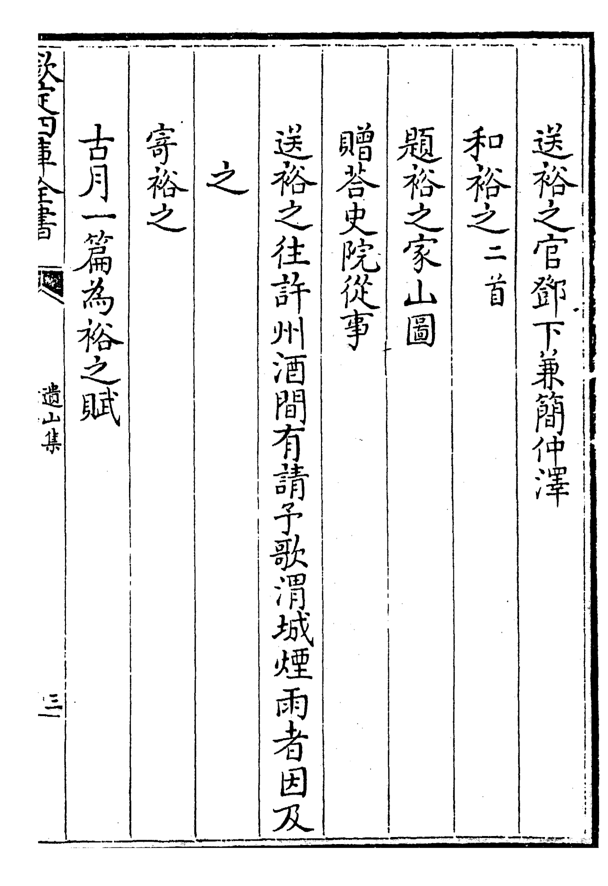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玉華谷同希顔裕之分韻得秋字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送裕之還嵩山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咢玉分得留字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和裕之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贈答史院從事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雨者因及之

寄裕之

古月一篇為裕之賦

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苐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跋遺山墨跡

遺山先生挽詩

題中州詩集後

金史文藝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

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嵓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晋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太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内鄉令正大中為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為文有繩尺偹衆體其詩奇崛而絶雕

劇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謡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録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䕫所沮而止好問曰

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録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遺山先生墓銘　　郝經見陵川集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舁歸葬爇文酹酒哭于畫像

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敘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癖澁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踣益為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禄置詩文不為其或為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為異委墜廢絶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縟

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絶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壁粽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䰟看花把酒歌謡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為主出奇于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為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為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徳者盡趣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為杜詩學

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
文曜噎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
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于世又大
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
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為而國史實録在順天道萬戸張
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願為撰述奏可方闢館為
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
為中州集百餘卷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録往來四方采

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記録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録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係出拓拔故魏姓元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為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為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為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

言吾正不欲渠為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肆意經傳貫穿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為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為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潁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大夫人哀疾辭劇致養轉內鄉令丁

艱憂終喪詔為尚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
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
先塋前配太原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
女三人長適進士程端甫次為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禄奔走急以為詩文作無益糞
壤擲棄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黄室開
闢文源翦荆棘大聲復完金玉擊爛熳長醉思盈溢瑞
錦秋花亂堆積險姤護前喘肝臆羣犬狺狺共讒嫉塵

埃野馬為鬼蜮遺山岩岩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䟦國馬昇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遺山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淪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成是理其可明邪嗚呼先生萃靈蜚英覊丱宦學嶽嶽稜稜碩士鴻儒

莫不震驚以為閒世生閑閑初見公文曰是閒世生者渡南河而為名公入京師而為名卿張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挾鴻章而振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攄麈言與滯思瀹錮濁以為清闢斯文之洪源俾灝汗而淵澄而乃汴蔡淪亡蜚血凌城氣數俱盡萬化崩騰時惟先生獨矯首而行挽崦嵫之日嘒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

而斯文殆將興邪去魯西來適駿有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凫樂章之雄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搖天地之筆因鎖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為

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元遺山真賛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為鄰歌謡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肴花飲醇而乃爇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真邪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邪

原古上元學士

麟死九嶷淪萬世無孔孟文字糠粃餘扶藉不絶聖伊

昔大觀季天王始失政中聲入哇淫吾道孰不競金源東北來一洗河海淨斯文甚濫觴幾墜土梗横吳楚割半天瘡痍僅續命伊洛遽騫騰朱張立朝廷弘肆六藝學俾與日月並中原有奇才詞賦方飽飣天門黄金榜赫耀動萬姓君臣此為得父師此為令或者語詩文環視驚盼睜孰意元化精不遂入昏暝浚發自蔡党高步出遼夐墨浸天壤深筆掃風雷勁絲綸帝載熙訓誥王言瑩諸公繼踵作互執造化柄黄山與黄華雙鳳高蹭

蹬清風玉樹鳴千古一輝映有若閑閒公光彩壁月恒
雲烟悠揮灑乾坤快歌詠疊疊金聲鏗鐈鐈銀鈎硬楊
馮李雷麻嶷崿賡倡應五行連麗天四海望而敬偉哉
遺山老青雲動高興文林剗荆棘翰府開蹊徑秋空玉
琴張搏拊分雅鄭三閭一曲歌忽喚劉伶醒哀哀汴蔡
亡六合為懸罄此老獨巍然聲價駭羣聽振袂凌孤霞
珠璧飛欬謦人宗一代文天賦 百年盛紛紛夸毗子
擔摭為訾評自謂人勝天詎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共

為天下慶作噩建子月授我以照乘蔀屋驚見斗寒焰忽蟠亘經也生已晚弗及拜先正窮閻一束書十載成堕甑學問苟有歸貧窶安足病今乃得溟渤問津有鼉鏡挈我登龍門綆我出虎穽揺揺風中旌兹始見依凭緬思先世澤于今果無竟嗚呼世道喪欲語寒淚迸何時倒銀漢與世閞匙髗昂頭冠三山俯瞰旭日晟陸海闢文源生民共涵泳

壽元内翰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虞吐焰横太虚遺山先生曳長裾
醉鞭黄鵠來天隅蹴開化窟肆搜取玉斗倒瀉明月珠
九原呼屈原底事為焦枯青雲問李白佳句今何如百
年元氣一盃酒千丈光輝萬卷書高卧一曲歌聲價百
磚礫雲璈宫徵奏玉宇春鶯花柳鳴天衢惜哉時不與
命偶西周削弱為東都明堂一柱入樵採安得致主為
唐虞遺山山頭有舊廬歸來亦足為歡娛既有墮地風
雲之驪駒又有竹花芙語之鵷鶵仰天一笑萬事足倒

騎箕尾遊蓬壺

辨磨甘露碑

國賊反城自為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勤文謚德名學士

溥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為起州弟親刻

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

父老來看闇流涕數樽黄封幾斛米賣却家聲都不計

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尭極口無靦顔作詩為告曹廳翁

且莫獨罪元遺山

游華山寄元裕之

趙秉文見滏水集

我從秦川來遍歷終南游暮行華陰道清明快雙眸東風一夜橫作惡塵埃咫尺迷嵩幽山神戲人亦薄相一盃未盡陰霾收但見兩崖巨壁插劍戟流泉夾道鳴琳瑯希夷石室緑蘿合金仙鶴駕空悠悠石門劃斷一峰出婆娑石上為遲留上方可望不可到崖傾路絶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青柯平土得少休三峰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址傍無儔巨靈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

雲頭或云竒勝在髙頂脚力未易供冥搜蒼龍嶺瘦皆
薛滑嵌空石磴誰雕鎪每怜風自四山而下不見底惟
聞松聲萬壑寒飕飕捫參歴井到絶頂下視塵世區中
囚酒酣蒼茫瞰無際塊視五岳芥九州南望漢中山碧
玉簪亂抽況復秦宫與漢闕飄然聚散風中漚上有明
星玉女之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有千歳之玉蓮花
開十丈藕如舟五鬛不朽之長松流膏入地盤蛟虬采
根食實可羽化方瞳緑髮三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

軿羽葢來瀛洲乾坤不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輈君
且為我挽回六龍轡我亦為君倒却黄河流終期汗漫
遊八極乘風更覔元丹丘

寄裕之

久雨新晴散痺頑一軒涼思坐中間樹頭風寫無窮水
天末雲移不定山宦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得老來閑
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繫舟山圖裕之先大夫嘗居此山之東岩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經從我改便稱元子讀書山

李平甫為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其亦繼作 楊雲翼俱見中州集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況復山中人讀書不求官東嵓有佳致書室方丈寛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澤有餘曾顔膏未殘向來種德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其門孤鳳騫羽翰計偕聊爾耳平步青雲端揭來遊京

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殆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著曾點冠五言造平淡許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唱而三歎世人非無才多為才所謾高者足詆訶下者或辛酸吾子忠厚姿不受薄俗漫晴雲意自高淵水聲無湍他日傳吾道政要才行完會使茲山名與子俱不刋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李純甫

遼鶴歸來萬事空人間無地著詩翁只留海岳樓中景

長在經營慘淡中

馬圖同裕之賦　韓肇定襄霍益之家物

天馬飛來不苦難雲屯萬騎開元間太平有象韓生筆曾見貞龍如此閑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趙元

著龜不須問我命只自知多生墮宿業世網纒綿之羈縻受覊馽銜大笑跋鼇遲跋鼇亦復笑縮首甘自畀何必忝漆園物理本自齊擯擲可消穀志士常苦飢穇之萬人

雄猶不免此譏我懦更多病區區欲何為鍾呂不可倖

藜藿分所宜安能如黄蜂為人填蜜脾清白儻少污平聲

後人何所貽初學悔大謬篆刻工文辭年來猒酸醎淡

愛陶潛詩愛詩固自佳其如未忘機回頭四十年言動

俱成非誰能逐世利日久常規規惟當種溪田與子常

相期

窻扉有生意山間春到時長安冠蓋塵游哉不如兹西

疇將有事老農真吾師不見元魯山夢寐役所思遺山

乃其後僻處政坐詩時復一相過照眼珊瑚枝寄書多
攜來為子卧聽之
少從白衫游氣與山崢嶸一念墮文字腸腹期拄撐多
機天所災室暗燈不熒枯書枕頭睡鼻息春雷鳴泰山
與鴻毛何者為重輕蹄涔與渤澥誰能較虧盈如能平
其心一切當自平
嵩箕有奇姿出雲何悠然雲山足佳處留客今幾年有
子罷讀書求種山間田粟里愧淵明香山慚樂天二老

已古人相望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自憐攝衣欲
起舞稚子不須牽

次韻荅裕之

薄暮敲門喜客佳水萍風絮共天涯行藏一話傾心肺
古律三詩淬齒牙朱研不妨閒度日青山終得共餐霞
扶持老病須君輩滿地豺狼萬里家

寄裕之二首

汩沒兵塵滿鬢霜買鄰心樂古清涼閑陪老秀春行脚

悶欠臛元夜對床正欲脫身求兎窟誰能隨世轉羊腸

南陽未比嵩陽好滿眼交游即故鄉

老懶愚軒百不能飽諳人意冷於冰清狂舊日躭詩客

灰朽而今有髮僧眠裏㡬衾三丈日話延雪屋一龕燈

新開一逕通蘭若斬盡清涼舊葛藤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魚入深淵鶴在陰飛潛何幸遠庖砧乾坤萬里雲無迹

冰雪三冬栢有心故國勾留清夜夢歲華分付白頭吟

華川擬作挑源隐共與青山閲古今

古屋颼颼四壁塵不堪憂獨足吟呻缾儲看客常年慣家具為農近日新世味飽嘗唯可睡詩情漫苦不醫貧相從分我西山半欲乞腥元伴老身

題裕之家山圖

繫舟盤盤連石嶺牧馬澄澄倒山影山光水氣相混涵中有元家舊廬井鴈門一開豺虎場駕言投迹嵩之陽青山偃蹇不可將十年竟墮兵塵黄柬巖風物知猶在

說與寄庵神已會一揮淡墨能似之清輝遠寄形骸外元家故山吾與鄉夢見不如畫圖真舊曾行處聊經眼未得歸時亦可人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顔　馮　璧

寺元魏離宫十日來凡兩前與鶡卿偕齋莫少林往其時已薄暮諸勝不暇訪今同魏諸孫再到風煙上寺僧導升殿雄深肅瞻仰柱礎門限砧追琢成大壯不見磨琢痕瑩滑明滉朗摩挲三嘆息後世無此匠晚登西南

亭碧玉對千丈如王官天柱如太華仙掌留宿賛公房
秀色夢餘想夜静耿不眠泉溜琴筑響悟覺今不來聯
詩共清賞

贈裕之　　麻九疇

向來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并州天絶處
相逢梁苑雪消時賢人樂古聲猶在瞽史文高世豈知
只恐神嵩不留客秦川如畫渭如絲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為寄因以山

中之意仍其韻

石華政可採負我孤舟蓬胡為紅塵裏擾擾槐安宫山間緑蘿月一照千巖空洪崖去不返清游誰與同空餘松根泉雜佩流無窮人心墮泥滓不如與天通舉頭視霄漢浩露洗心胷

日月兩角蝸天地一粒粟老盆可徑醉豈擇瓦與玉大笑區中人朱門丐粱肉清曉登少室日夕眺王屋紫煙晞我髮碧霞貯我腹溪中有白雲萬事付濯足物物愜

幽情不獨蘭與菊

南風八桂樹高葉碧崢嶸舉手戲攀折上與雲煙撐黄金閶白玉遍地光晶熒笙簫坐間發鸞鶴空中鳴浩歌山谷應起舞衣裳輕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送飛鴻盡青雲萬里平

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為玉臺詠鉛粉嬌華年政須洗妖冶八駿蹋芝田青峕明月露碧樹涼風天塵土一一盡象緯昭昭懸寂寥抱玉辨爭竟揺尾憐幸有元

公子不為常語牽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

雷淵

幼安謝辟命子雲老寂寞趨嚮豈獨異時命非所度我久困流離一壥永負郭雖無斬敵功尚舉力田爵㟢少啓吾封四履盡伊洛有客來問津醉眼入寥廓世事久閉眼終日只睡昏清風何處來佳客已在門倒屣往從之玉色向我温妻孥趣作具歡喜傾瓶盆清夜襆被往

共就遺山元嘲謔及俳語發揮閒微言懸斷漏天樞高
嘯驚鄰垣昭合政相和意到俄孤騫恨不倒囷廩剝肯
留籬樊弃屩獲珠玉披榛見蘭蓀我肱已三折醉墮偶
全渾知無適俗韻量力任灌園二君淸廟器巾冪華罍
尊蒼生望休息朝廷待崇尊出處旣異途會合難預論
此樂未易得此夕勿憚煩白酒舉初子黃鷄溷諸孫水
樂喧後部山鬟秀前軒一醉萬事休商聲滿乾坤

王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洗耳潁川水療飢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輝末路風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載事非君誰與歸

九日登少室絶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閑居愛重九佳人重相過登高酬節物少室欝嵯峩迤邐謝塵土夷猶出煙蘿欻如據鼇頭萬壑俯蜂窩浩浩跨積風瀰瀰渺長河日車昃紅輪天宇凝蒼波指點數齊州始覺氛埃多我無倚天劍有淚空滂沲驚鱗眄與渚倦翼占危柯悔不與家來結茅老巖阿歸途賸老阮

廣武意如何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名腸相㰟半成灰戰退紛華旆始迴文字喜逢脩月手津梁愧乏濟川材等閑有酒輙共醉信口哦詩不置才最憶平生劉子駿紫芝可惜不偕來

王華谷同希顔裕之分韻得秋字

李獻能

玉龍落峽噴飛流空翠霏霏晚不收軟脚山堂一壺酒

暮涼閒對兩峯秋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突兀高臺上古城登臨人境兩崢嶸關河落日歲云暮草木臨風氣未平虎擲龍拏王伯事天荒地老古今情一盃欲洗興亡恨為唤窮途阮步兵

送裕之還嵩山　　王渥

高懐不受簿書侵清頴鷗盟欲重尋老去官情知我薄閒來道念見君深對床夜雨他年夢滿馬西風此日心

嵩頂勝游誰得共仙閒仙馭待知音末句用古仙人詩語

游丹霞下院同裕之昴玉分得留字

霜落豐山白水收歲華全在竹園頭賦詩鞍馬慚真賞載酒林泉阻勝游野色自隨人意遠夕陽應為鳥聲留仙源回首旌旗隔一笛西風喚客愁丹霞下寺士人以竹園頭名之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崔遵

青燈別酒夜沉沉力負相思自不任閑裏更誰留我醉興來無復伴君吟一枝仙桂知難擬千頃黃陂未厭深

為向荆州王粲道安排佳境約相尋

和裕之 二首

行李西來便得君相從回首七經春君方倫悲原思病我亦私憐仲父貧底事却成今日别枯腸難著此愁新鳶肩火色真將驗馬虎何勞更問辛

不幸還能作幸民十年同醉潁川春酒船載我雖堪老仕路有時或為貧少室山人三日惡夷門紙價一番新益知哀樂終年事未唱驪駒鼻已辛

題裕之家山圖　　劉昂霄

萬里神州刼火餘九原𡨁甫有餘辜作詩爲報元夫子莫倚家山作畫圖

贈答史院從事　　賈益謙

見說才名自妙年鄉愁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濟南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

送裕之往許州酒閣有請予歌渭城煙雨者因

及之　　辛愿

白酒留分袂青燈約對床言詩真漫許知己重難忘與
氣虛韓岳文星照許昌休歌渭城柳衰老易悲傷

寄裕之

青雲一別阮家郎甚欲題詩遠寄將好句眼前常蹉過
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茅亭底何處春風錦瑟旁
昌谷煙霞久寂寞歡遊還肯到三鄉

古月一篇為裕之賦　　李汾

古月天不收敵君三萬秋天孫兲明鏡光瀉雲間流憶昔放逐江南州金陵女兒歌櫂謳草裏烏紗巾散著紫綺裘酒酣把玉笛直欲捫參歷井騎汗牛醉中呼兒摇雙舟吾欲乘流下石頭起來茫茫視八極萬里只有元丹丘丹丘子游人間風塵何為往復還玉華山人近招我九日朝帝蒼梧山

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

其後　　　　兄敏之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着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向日新篇爭遣九泉知

鷺藏深樹只聞聲不著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先人臨終有剖腹留書之語背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跋遺山墨跡　　劉因見容城集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

注家叅校有他年

遺山先生挽詩　　閻復見元詩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別後驪駒曲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虫蝕簡錦機春暖鳳停梭秪應前日西川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見文類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

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化徳業被於海内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葢天為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脉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况於在中州者乎余甞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

獲覩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為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御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為詩與其人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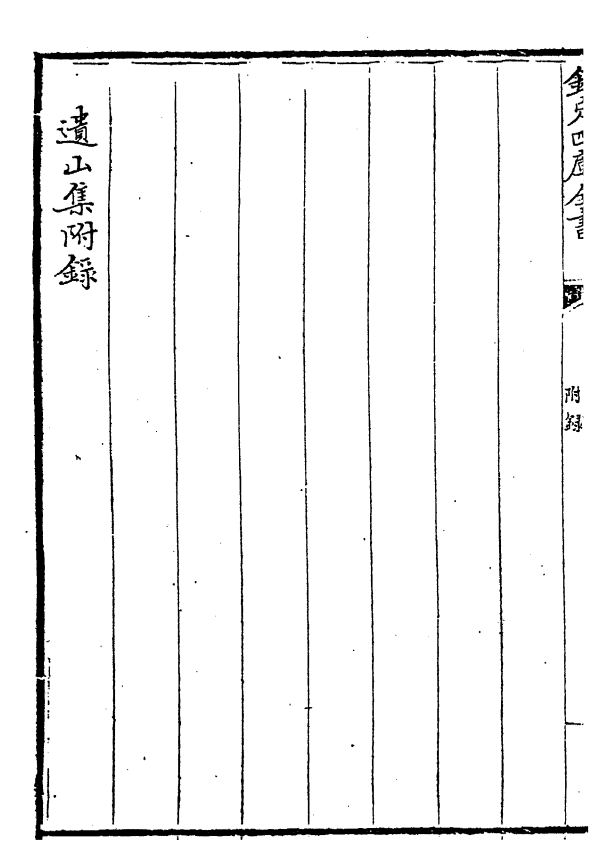
懔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為然者

遺山集後序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字凡經幾手左揖

右扯横安竪置搓挼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
自成一家者爲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訶乎其爲
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
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竒字新之又新不用晦
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
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
肥濃甘脆疊爲餖飣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
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

積學數世然後再議㠯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為予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騶儈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為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為文亦安用艱辛奇澁為哉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為如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揚子雲復出子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直序



遺山集附錄